

俄国版《光荣与梦想》

“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 欧洲的文艺史诗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上卷）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



海南出版社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上卷）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Ilya Ehrenburg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本作品中文专有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取得由海南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岁月·生活 / (俄) 爱伦堡 著, 冯江南, 秦顺新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10 (2008.2 重印)

ISBN 978-7-80645-576-0

I. ①人... II. ①爱... ②冯... ③秦... III. 回忆录—苏联—现代 IV. 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053 号

人·岁月·生活 (上、下卷)

作 者: (俄) 伊利亚·爱伦堡

译 者: 冯江南 秦顺新

出 版 人: 苏 斌

总 策 划: 刘 靖 任建成

责任编辑: 任建成 李智勇

图注翻译: 袁 田

装帧设计: 柏拉图设计室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8 年 2 月第 2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73

字 数: 144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645-576-0 附 01

定 价: 9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

蓝英年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译成中文。二战期间他所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中国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9个月，6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

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19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二战后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几乎都接触过。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但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想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情绪。莫洛托夫让部下罗佐夫斯基接见了。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

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但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30年代不杀爱伦堡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把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因此抓到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50年代初期

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绝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读者从书中第一次知道俄国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对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喜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马雅可夫斯基讨伐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他自杀同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关，不应老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叶赛宁的诗歌打动人，因为他是天生的诗人，如同自古夜莺歌唱能打动人一样，用不着用雀形目鸟类喉头的构造来解释。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

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

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了。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本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还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写的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掺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第六卷里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也写得十分晦涩，不解释读者很难看得懂：“势态不断发展。二月对我是难关，我认为现在讲述当时的感受为时尚早……我试图抗争。事情的解决不是我的信，而是命运。”这段话是谈到1953年1月“医生案件”时写的。但读者仍不明白为什么二月对他来说是难关？什么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运解决的？

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但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的公开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绝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为采取更大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二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逮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二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熬煎。最后孤注一掷，投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伦堡便性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但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

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加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伦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发他的文章。爱伦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待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大地产生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做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伦堡这部长篇回忆录，是20世纪70年代应高层之命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较大影响。现在冯、秦二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公开推出，这实在是书界的一件幸事。我把这部近140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如果读者能耐心读下去，想必会同意我的看法。

目录

中译本序/蓝英年 / I

第一部

1.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3
2. 难忘的 1891 年 /6
3. 童年和少年 /9
4. 童年时代的莫斯科 /16
5. 中学时代 /21
6. 15 岁的地下工作者 /27
7.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 /29
8. 狱中生活 /36
9. 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 /41
10. 初识巴黎 /45
11. 列宁要我去找他 /49
12. 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 /52
13. 与诗结缘 /58
14. 巴黎就是一所学校 /70
15. 结识诗人巴尔蒙特 /76
16. 初进罗浮宫 /81
17. 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87
18. 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 /91
19.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 /99
20.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108
21. 两位法国诗人 /115
22. 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 /118
23. 战争爆发了 /123
24. 应征入伍遭拒绝 /128

目录 II

- 25. 战时的巴黎 /133
 - 26. 画家莱热从前线归来 /136
 - 27. 初次当记者的遭遇 /140
 - 28. 神秘可怕的萨温科夫 /146
 - 29. 梦游症患者——墨西哥画家迪埃戈 /149
 - 30. 1916 年记事 /155
 - 31. 我认识的毕加索 /160
 - 32. 沙皇垮了 /169
 - 33. 重返俄国 /175
-

第二部

- 1. 1917 年的莫斯科 /181
 - 2. 启蒙者勃留索夫 /186
 - 3. 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茨韦塔耶娃 /192
 - 4. 1917 年的旁观者 /199
 - 5. 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塑像 /204
 - 6. 1917—1941 帕斯捷尔纳克肖像 /213
 - 7. 左翼艺术的“第一号命令” /221
 - 8. 无意中掉进作家的圈子 /227
 - 9. 基辅，我的故乡！ /235
 - 10. 受尽折磨的基辅 /240
 - 11. 在基辅结识的艺术家 /245
 - 12. 逃离基辅 /251
 - 13. 在考特贝尔的艰难日子 /256
 - 14. 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施塔姆 /262
 - 15. 坐盐船逃难 /268
 - 16. 第比利斯的“天蓝色之角” /270
-

目录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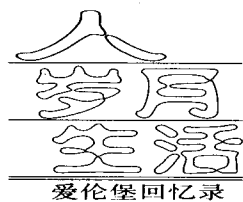
17. 让开，这是外交信使！/275
18. 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间谍 /278
19. 梅耶霍德和戏剧 /281
20. 我非常需要一条裤子 /290
21. 这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 /294
22. 杜罗夫和《全世界的野兔，联合起来！》/299
23. 叶赛宁和他的诗 /304
24. 泰罗夫和室内剧院 /312
25. 1921 年我心中的怀疑 /316
26. 重访巴黎遭驱逐出境 /322
27. 我的第一部长篇《胡利奥·胡列尼托》/328

第三部

1. 1921 年柏林之秋 /335
2. 在柏林：俄国侨民的出版物 /342
3. 诗人杜维姆“冰冷的睡梦” /351
4. 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别雷 /359
5. 列米佐夫及“伟大和自由的猿猴院” /364
6. 我是“现代虚无主义者”吗？/368
7. 1924 年的柏林：幕间休息 /373
8. 奈兹瓦尔的诗——它进入我的生活 /376
9. 又见莫斯科：《贪图私利者》被拒绝 /382
10. 莫斯科寒冷的一月：关于列宁的回忆 /391
11. 1924 年的意大利马泰奥蒂事件 /395
12. 《1925 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观念 /400
13. 马尔基什：小笛子和干燥的嘴唇 /409
14. 时代的后门：《在活水胡同里》/414

目录 IV

15. 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417
 16. 庞马尔角——渔民、沙丁鱼和全世界 /426
 17. 《冉娜·涅伊的爱情》：对悲惨结局的恐惧 /430
 18. 巴黎的作家群体 /435
 19. 德斯诺斯与“死亡营”中的情诗 /442
 20. 肥乳牛、瘦乳牛与西绪福斯的传说 /447
 21. 梅尔：一只飞来飞去的白鸦 /453
 22. 巴尔干的高尔基——伊斯特拉蒂 /457
 23. 持《时代的签证》旅行欧洲 /460
 24. 约瑟夫·罗特和《拉德茨基进行曲》/467
 25. 画家帕斯金 /470
 26. 从摄影镜头里看《我的巴黎》/475
 27. 1931 年秋 首访西班牙 /480
 28. 从诗歌走向革命的托勒尔 /487
 29. 两访柏林——怪诞不经的梦境 /492
 30. 写了 19 本书的 40 岁 /496
 31. 出任《消息报》驻巴黎记者 /501
 32. 震动巴黎的戈尔古洛夫案件 /505
 33.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 /508
 34. 《第二天》，大地和深渊分开了 /514
-



第一部

王金陵 冯南江 译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35 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间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展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